

天涯路

何初树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星文丛/肇庆市作家协会 主编. -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1. 5

ISBN 7-80096-668-2

I. 七… II. 肇…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7667 号

《天涯路》

作 者: 何初树

责任编辑: 智 龚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03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肇庆市端州报社印刷厂

印 数: 001-1000 册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6-668-2/G·545 定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醍醐灌顶般的享受

在中国故事界没有不知道何初树的，他是“一品”的作家。

何初树之所以出名，有三个必然的原因。

其一，他以中篇为创作的主要的形式，成名作、代表作均为中篇。像《海角情》、《决战凯旋门》、《空中大劫案》、《带血的曼陀萝》……这样一提起何初树，这些故事的名字，就会像项链上的珍珠一样成串地出来。那充满异国情调而又紧张、精彩、曲折的情节就会像电影、电视剧一样在眼前再现。目前，在故事界写中篇几乎没有和他抗衡者，似乎是守擂永远成功的擂主。

其二，他是多产的作家，不仅中篇，这几年长篇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可谓收获甚丰。他的作品多，但依然很精，丝毫没有“萝卜快了不洗泥”的通病。我很奇怪他的构思怎么就那么多，竟然像一眼不会枯竭的泉水，无论你什么时候饮，都能尽兴而且是甘冽的。

其三，就是他那口别人学不来的，含有浓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他因之得一雅号“小广东”。尽管他费着比写作大十几倍的力气在说普通话，但仍然有人听不懂。在北戴河一次作品研讨会上，一个山东老兄曾对他说：“你说普通话好不好？”何初树头上绞出青筋来说：“我已经系（是）讲普通话啦——”一语既出，满座哗然。不可否认，何初树特殊的语言很引人注目，这也是他出名的原因之一。

我和初树兄认识有近20年了，是互相看着成长起来的。虽然知心，可他仍然有让我“读”不懂的地方。他本来是学理工

的，毕业于中山大学化学系。可是爱好文学的天性，还是把他拉到了文学的道路上。聪明人干什么也出色，就像金子到哪儿也会发光一样。大学的时光没有虚度，他把理工的严谨也带到了文学创作里。记得他在写《决战凯旋门》时，为了增加亲近感和真实感，在图书馆里泡了几十天，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以至使这篇作品在流传到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和欧洲时，只是得到人们的“啧啧”称赞，而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来。这对于一个没有到过法国而写法国的作家来说，存在的难度是可以想见的。

初树兄的父亲何成先生是澳门的实业家，他留给初树兄的家产大概是我们毕生也无法指望的。初树兄对于这些好像并不放在心上，只是一门心思地进行着自己的事业。他倒是利用到澳门探亲的机会，熟悉那里的环境，观察那里人的生活习惯，以及和我们平日接触有所不同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等，并且把这些一一写进自己的作品里。仅这一点，就是初树兄得天独厚的优势，旁人是无法妒忌的。我在 80 年代以写农村题材为主，经常下乡去体验生活。说来也怪，每当我在充满汗味儿和烟味儿的泥房里和农民聊天时，总是想起初树兄来。猜想他一定是在豪华的大厅里品着 XO，要不就是在高雅的广场上徜徉……随之便是心平气和地一笑：这是我们的分工不同而已。

说到这里，我要提一句何初树先生的夫人，她是一位典型的南国佳丽，颇具才华的粤剧明星。她有自己的事业，不是那种牺牲自己，成全先生的女士，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丈夫走向成功的女性。从这一点上看，似乎比前者更有可贵之处。她曾经到英国、台湾等海外剧场演出，除了美好的印象外，她还在伦敦的国际艺术博物馆名人墙上留下了签名与掌印，享受了曾令多少人瞩目的殊荣。她回国时，自然要带回一些礼品，但是在何初树眼

里，最有价值的就是她讲述的那些见闻和感受了。毫无疑问，这些东西都会在何初树的心底悄然埋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芽、开花，乃至结果。

在文坛耕耘几十年了，何初树获过多次全国及省级大奖，作品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剧本、电视剧、曲艺……搬上舞台和荧屏。他的长篇小说被香港有名的出版社如连珠炮般迭迭推出，并翻译成外文，影响遍及港、澳、台、东南亚及日本、韩国等地。我想他们夫妇在这些成果和荣誉面前，所有的一定是会意地相视一笑，那一刻必定是很动人的。

我有幸为初树兄的新书写序，赶在众多读者之前读了这部小说集，这是我的眼福。我感觉这部新书，在情节的进展和合理上，以及人物的刻画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今人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总是注重情节的跌宕，而忽略了人物形象的雕琢。那样看时也觉得过瘾和痛快，可只要把书一扔，记忆中几乎是一片空白。而初树兄在注重情节的同时，注意了对人物的严格要求，时刻把握着个性化的关口。使得人物绝无雷同，形象鲜明，即使是看书较懒的朋友，也似乎有了过目不忘的功能。总之，初树兄又一次为我们营造了个别开生面的天地，让我们又有一次得到充分艺术享受的机会。古人不是曾有“醍醐灌顶”来形容那美孜孜的感觉吗？让我们读完这部小说集后，就会产生这种难以名状的快感。

关于作品本身，我不想多加评述，免有误导之嫌。还是请诸君亲自开卷，一睹为快吧！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初树兄还会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到那时我们端起醍醐，再来他个一快方休。

崔 陟

辛巳年夏于北京归燕堂

目 录

序：醍醐灌顶般的享受·····	崔 陟 (1)
-----------------	---------

●情海爱河篇●

人生·····	(3)
爱的价值·····	(14)
天涯路·····	(31)
情人·····	(43)
娇妻生日·····	(47)
情悠悠 恨悠悠·····	(52)
补鞋皇后的浪漫史·····	(67)
恨别鸟惊心·····	(88)

●浮生浪世篇●

新潮女郎·····	(113)
奇装异服·····	(116)
海底鸡项·····	(118)
偷珍珠膏的孩子·····	(120)
月亮，钻出云缝·····	(124)
天下父母心·····	(129)
神秘的气功·····	(136)
气功医术·····	(143)
上海滩撞板·····	(147)

一字之差·····	(151)
头等巨奖·····	(153)
抢劫美女·····	(156)
街上拾金·····	(159)
守门员·····	(163)
古怪的跛子·····	(165)
德叔中彩·····	(170)
精仔旺学精记·····	(176)
海外大客商·····	(181)
照价赔偿·····	(189)
矿源·····	(196)
路边快餐·····	(200)
徐十经上任记·····	(203)
打虎分红·····	(208)
生死情结·····	(211)
股海狂徒（上）·····	(232)

●烽烟警示篇●

恢恢天网情·····	(267)
南海夺玺·····	(307)
警花虎穴行·····	(328)
神秘夜来客·····	(345)
勾魂酒·····	(352)

●乡土情结篇●

山乡夜迷离·····	(365)
------------	-------

大石山的儿女	(372)
百灵鸟又唱了	(389)
“老婆龟”外传	(399)
寻牛找鸭	(402)
抢新郎	(410)
后记：艺途漫漫 天涯路远	(425)

情海爱河篇

人 生

夏夜，西郊新村的一座楼房里，市医院的颅脑外科主任肖文正给女儿肖茹解说着《脑外伤的急救处理》。忽然，楼梯下传来了“蹬”、“蹬”的急促的脚步声。“肖主任！肖主任……快！快回医院！”司机小王旋风般卷进来。“什么事？”肖文蓦然站起来问。小王气喘喘地回答：“北岭翻车，伤亡严重。请你马上回去抢救。张军书记也来了。”

医院那辆米黄色的救护车已在楼下等着了。从车内的血污和腥味，肖文预感到这次车祸的严重。“死亡的两个，重伤十一个。还有丁剑秋快断气了。”小王说。“啊？”父女两人不禁失声惊叫。丁剑秋的名字似一声雷，震动了他们的心弦。是痛恨，还是痛惜？是可怜，还是庆幸？各种感情的潮水搅混在一起了。

车轮，呜呜地飞转；景物，从车窗外一掠而过。一个黯熟的身影，一张英俊但又可憎的面孔，伴随着往事，一件件浮现在他们眼前。

—

云水湖，水光潋潋，碧波涟涟。在湖边绿茵茵的草地上，有一对青年。男的蓝长裤，黑皮带紧束着夏威夷式的白衫衣，剑眉大眼、英姿勃勃，正站着拉小提琴，指法娴熟、运弓自如。女的身材窈窕，清秀的瓜子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她穿着红花点的上衣，黑褶裙，长长的发辫梢上，结着苹果绿色的丝蝴蝶。她微笑着，脸上出现一个迷人的酒窝，手指正飞快地按着“百灵

鸟”牌手风琴的琴键。这就是丁剑秋和肖茹。

剑秋的父亲丁鹏与肖茹的父亲同是医生。解放前夕因反对国民党压制民主自由而同时被捕了。铁窗下，垂危的丁鹏把剑秋寄托给肖文。从此，剑秋就成了肖文特别溺爱的养子。

剑秋和肖茹，有如兄妹般度过了牙牙学语的童年时代。他们曾一起背着小书包蹦跳着上学，曾一起戴着红领巾参加夏令营，也曾一起在共青团的旗帜下庄严宣誓……

肖茹在学习上埋头苦钻，各学科竞赛她总是名列前茅。她以勤奋和聪颖，被大家誉为未来的“居里夫人”。

剑秋是一位喜欢抛头露面、能言善辩的学生会主席。每逢校会，校长、主任讲完话。他在总结时总是那么几句：“刚才领导的报告和指示很重要、及时。大家回去要及时讨论、及时学习、及时领会。”因此学生们暗地嘲笑他是“及时主席”。

课余，他们喜爱到柳丝低垂的云水湖畔，寄语音律，溺志弦歌。

贝多芬、舒伯特、布鲁赫、勃拉姆斯……在飞旋着神奇与梦幻的音乐圣殿里，大师们的五线谱，成了他们感情维系的纽带。

当他们的琴音追逐着湖面的紫燕时，湖心公园一个偏僻角落里另一位常客——同班的陆业文正沉迷在书本之中。

“多刻板的书呆子！”风流潇洒的丁剑秋，常对之喟然惋叹。

高中毕业后，剑秋在市农药厂当工人。虽然搬离了肖文家，但他与肖茹的感情距离更靠近了。肖文，以喜悦的心情看着这对亲人成长。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吹过千山万岳。中国的大地上，一代热血沸腾的青年，被“旗手们”愚弄着，欺骗着。他们虔诚地相信报纸上说的一切，义无反顾地捣毁一切“资产阶级司令部”，甘心

情愿地为保卫旗手而战斗到底。

肖茹和丁剑秋，也在这激流中呐喊着，奋勇前进。但是，在医院多次抢救武斗受伤的人的过程中，肖茹对这种狂热的造反行为由怀疑而逐渐变得冷淡、厌倦和愤怒了。最后，她把兴趣和精力转回到医务钻研上来了。

中秋之夜，剑秋和肖茹，踏着斑驳的树影，漫步在云水湖畔。推开婀娜多姿的垂柳，穿过描红绘金的湖心亭，在一棵相思树下，他们坐了下来。远处的蛩蛩，对他们唧唧低语；月色如水，河汉星海，格外清朗分明。

他们追怀那逝去的峥嵘岁月，憧憬着色彩瑰丽的锦绣前程，也谈到当前火热的斗争。

“茹，为了大造革命舆论，我们准备组织一支文艺宣传队。大家选我当队长，你也参加吧？”肖茹没有回答。剑秋的声调变得温柔婉转，问：“你还记得音乐曾经使我们的心弦发生过强烈的共鸣吗？”

的确，幽雅悠扬的曲调，曾唤起多少美好的情思；跳跃奔放的旋律，曾撩拨着青春的心弦。“但这一切不是都被当作‘四旧’扫掉了么？”肖茹扯起了身旁的一把小草，不满地说。

“资产阶级要消亡，无产阶级要崛起。看，旷古未有的语录歌、慷慨激昂的造反战歌，这是时代的最强音。你是一位出色的乐师，也是一个灿烂的歌星，你将会闪射出耀眼的弧光的。”剑秋越说越兴奋，象在登台朗诵诗篇。

肖茹把扯碎的草屑扔下湖去：“秋，对那些我实在再提不起兴趣。”

剑秋一愣，随即嗔笑道：“茹，干革命怎能凭兴趣？参加吧。在这血与火的年代，我们会象保尔·柯察金一样干出一番举世皆

知的英雄业绩。”

微风轻拂，湖面翻动着碎银似的鳞波。剑秋端详着身旁的女伴，浓密的睫毛下，晶莹的明眸。银色的月光，更给她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轻纱。啊，“维纳斯”女神般的圣洁、端庄、美丽。剑秋心头掀起了一阵热浪。他凑到肖茹耳边，柔声地说：“茹，你愿意当我的莲娜吗？”肖茹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莲娜是保尔的妻子。她羞怯地望着这位青梅竹马的伴侣。剑秋英俊的笑脸荡漾着青春的活力，眼睛放射出火一样的热情。肖茹，双颊泛起了片片红晕，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

二

严冬，天际象压上了铅块、阴沉沉，灰蒙蒙，残枝在寒风中抽泣。肖茹与父亲参加了在广场召开的批判大会。

剑秋在讲台上忙来忙去，他一会儿搬弄椅凳，一会儿摆弄话筒，一会又同别人说什么。

父女两人见了都忐忑不安。

大会开始，几条大汉子推搡着一个人出来又强按他低头跪下。原来是市委张军书记，剃了个“阴阳头”，胸前挂个大黑牌，俨然是一个罪犯。肖文父女大吃一惊，心头一阵绞痛，紧接着，会场骚动起来了。

突然，高音喇叭传来了剑秋的声音。他叫大家安静，守秩序，并且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点名请人上台讲话。原来他是主持会议的。

肖文只觉得耳边嗡嗡乱响，而且感到一阵昏厥。台上的人讲了些什么，他全然不觉。以前，他对剑秋总是迁就，怕人讲亏待了战友的后代。甚至由于溺爱而常常不分是非地责备自己的女

儿。近来，剑秋的所作所为叫他惊异，但更多的还是感到内疚，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带好剑秋。但是，今天的批斗大会，仿佛给他注射了一支清醒剂，他意识到剑秋迷途了。

会后，肖文沉痛地问剑秋：“你怎能这样对待张书记？你知道他身上有三处日本鬼子的枪伤，膝盖上还残存着蒋匪军的两块炸弹碎片。但是你还强按他跪下，怎么能这样？”

“阿伯，你的心肠太慈悲了。革命不是绣花做文章，而是暴烈的行动！”剑秋振振有词地回答道。

肖茹难过地劝说：“秋，你还记得张书记给我们讲炸碉堡、捉俘虏的故事吗？当时你还对我说，张书记真是我们的好榜样。”

“功劳只能说明过去，现在阶级关系变了。这些你应该懂得。”

“你们批判也该讲点道理。市委抓生产怎能说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颁布打击投机倒把的布告怎能说是镇压群众呢？张书记到这里十多年，为党为民，功绩显著，这不是人所共见的吗？”肖文越说越激动。

肖茹也接过话头：“你们刚才在台上批张书记支持搞强度脑震荡新药研究是为城市老爷服务，但这是阿爸提议、上级批准的科研项目。”

“孤立地看一件事不能说明问题。市委推行资反路线，用生产压革命，难道不应当批判？”

……这次谈话，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有件新闻轰动了全市：昏倒的张书记被送进医院急救，半夜却失踪了。因此，蓝司令受到他的顶头上司的严厉责备。他恼羞成怒，于是广布密探，泛印“通辑令”。但一切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肖茹，正坐在家里客厅的沙发上，呆呆地凝视着李时珍画像下的日历：“春节”，心中情愫万千。

“茹，你在想什么？”一个男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啊，是剑秋！他穿着一件四个口袋的绿军装，头上是没有帽徽的军帽，腰扎宽皮带，左臂戴着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章，一副最时髦、最革命的打扮。

肖茹责问道：“你为什么这样静悄悄地上楼？”

“我给你们来个突然袭击——拜年来了。”剑秋笑吟吟地从网兜中取出两支酒，“这是阿伯最喜欢饮的竹叶青，阿伯呢？”

肖茹一时竟不知所措，她斜视着自己掩闭着的房门，支吾着：“阿爸，刚……刚出去了。”看到剑秋信以为真，她才缓缓地舒了口气。

剑秋把礼物放到肖茹手上，温存地说：“茹，祝你新春快乐。”

肖茹对着这位久盼而又怕见的心上人，交织着难舍与隐痛。她抱着两瓶酒，苦笑了一下。

“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现在已经是兵团宣传部副部长了。祝贺我吗？”剑秋得意地说。

肖茹心中掠过一丝可怕的阴影。必须立即支开他：“秋，我们出去看电影吧！”

“看电影？好的，不过现在才下午四点半，电影要七点钟才开映。”

“那——，我们出去买点东西。”

“动乱时期，商店都关门了。”

“那我们到外边散步去。”肖茹故作亲热地说。

剑秋看出肖茹今天有点心神不定了。突然，他看到晒台上晾

着黄绿色男军干服。他清楚，肖文从不穿这种款式的外衣的。剑秋心中顿时涌起强烈的醋意，他急步冲上前把肖茹的房门猛地一推。大门动也不动，显然里面有人！

剑秋痛苦地用手按着额角：“茹，我明白了，你有了新的情人！”“你胡说！胡说！”肖茹被针筒猛刺了一下，感到难言的痛楚和委屈。

“那为什么你的房门反锁着？！为什么你有这些男外衣？！为什么你总想我快点走开？！”

“这……这……反正你管不着！”剑秋咄咄迫人的质问令肖茹一时无词以答。

妒忌之火，灼痛了剑秋的心。他猛地攀上门楣，从窗口往房间里一望。“啊！”他象触了电一样、脸色瞬时变得苍白。原来房间里面是失踪了一个月的张书记。肖茹的父亲正给他换药。

原来那天深夜，肖文与一些同事，以出诊为名，用救护车把张书记秘密送到这里。为了掩人耳目，肖茹就腾出自己的房间。

在剑秋霍地跳下地的同时，房门也吱地推开了。肖文手提药箱出来了。他怒容满面，盯着剑秋：“你想干什么？”显然，他在房间里已听知厅中的情况。

“不！不想干什么，”剑秋连连摆手，尽力压低他的嗓门劝道，“不过，张书记是走资派，而且可能是叛徒。阿伯，你要站稳立场，划清界线呀！”

肖文气得脸色涨红，青筋在脖子上一一起一伏，他从来没有这样暴怒过：“张书记是革命老干部，我有责任保护他。”他咽了口气，语调沉凝而悲痛：“我恨我自己，一向我对你太溺爱迁就了，没有教会你做人的道理，我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

肖茹害怕出事情，恳求说：“秋，就算你不看阿爸养育之恩，